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三仗力克西来庵

□彭伟

贲家巷向南10公里,跨过如皋、靖江界河大桥,就进入靖江县重镇西来(即西来庵)。苏北通往苏南的交通要道穿镇而过,舟来车往,水陆交通繁忙,既是设卡搜刮捐税的摇钱树,又是盘查行人、敲诈勒索、抓捕“通共嫌疑人”的关口。因此,国民党军队一直将西来庵视为宝地,精兵布防。

1929年12月12日,薛衡竟、黎昌圣率如泰工农红军攻打如皋周庄头地主兼军阀周仁甫,激战两小时,攻破炮楼。周仁甫见势不妙,带着保卫团残部逃往西来庵。西来庵与周庄头一河之隔,相距三四公里。薛衡竟率红军飞快追击,西来庵的敌人猝不及防。红军一举攻克公安分局,歼灭保安团,县警队闻风而逃。周仁甫再逃到张黄港,被手下石宏根击毙。西来庵既是财源宝地,又是战略要地,敌人不肯轻易放手。不久,国民党靖江县长派遣二区保卫分团夺回西来庵,收拾残局。

二区保卫分团团长原是五省联军里的小头头,后来流落在靖江,给一个大地主看家护院,有一身武功。他是齐鲁人,说话夹杂乡音土语,人们叫他老侉儿。老侉儿行伍出身,带兵有方,深得县长赏识。长安镇、卢家庄两地相继失守。老侉儿耳闻何昆的威名,难免有些坐立不安,不时地前往村庄的河畔亲自监督防务工作,强令士兵四处抓壮丁当民夫,夜以继日地赶修工事,以免西来庵像长安、卢家庄一样再度失守。

骨头硬了更难啃。一旦西来庵工事竣工,再去攻打,真是难上加难。红十四军正式建军大会召开在即,攻取西来庵,时不我待。何昆故伎重施,立即派出王胡子、黄大凯等人混入民夫中,待机而行。

不是冤家不碰头。负责西来庵工事监工的一个头目,正是长安一仗中侥幸逃跑的老兵。他有点打仗经验,又带了几个逃兵一起来,老侉儿便封他为班长,人称老班长。老班长一眼认出了王胡子、黄大凯,厉声喝道:“你们两个给我过来!”

扛着钉耙的黄大凯有些忐忑。王胡子也是一阵紧张,但想起军长说过,遇敌莫慌,能团结的可以试着团结。他学着何昆对俘虏说话的口气,坚定有力地说:“这位老兄,看你也是贫苦人家出来的,家中应该还有其他亲人吧。你这百姓何必为难我们这些百姓?”

老班长听了,眼光中的敌意少了一些,眼神黯淡了一些。

“你们吴队长是什么人你懂的,他可不是傻子,在我们何军长面前,不也乖乖地投降了。”王胡子捏捏嘴上的胡子,自信溢于言表。说起何军长,再联想起何军长的军威,老班长的心理防线瞬间被击垮。王胡子继续就势引导,老班长同意了配合王胡子等人的行动。

王胡子等人顺利进入西来庵。什么地方是火力点,什么地方是明哨、暗哨,如何交班,用的什么武器,王胡子都铭记于心。他假装喝了凉水要拉肚子,躲在厕所中画了张布防图,又写下各种说明文字,敌人布防一览无余。

吃晚饭休息时,王胡子找了个机会,派人把布防图藏在鞋底,悄悄地送给了庵外接应的红军侦察员。

接到布防图后,何昆心中十分欢喜,立即召开军事会议,指挥二支队200多人挺进西来庵。考虑到走界河大桥容易暴露,有可能打草惊蛇,他要求二支队绕道而行。

3月30日半夜,二支队刚到达据点附近,准备包围敌人,巡逻队发现了他们。一看来者人多势众,巡逻队慌乱放了几枪,逃进了据点。

何昆让二支队先包围西来庵,不进攻,只是时不时地向西来庵方向放几枪、打几炮。有的战士想不通,为何不强攻呢?何昆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一来他想制造氛围,挫挫敌人的锐气,瓦解敌军的战斗力;二来也是担心西来庵里边的真民夫和假民夫(王胡子等人)没有逃脱,强攻进去,怕危及他们。老侉儿虽有匹夫之勇,但下面的士兵早已是惊弓之鸟,只恨平日没挖地道,此时可以逃跑。

民夫很快跑散了,只有王胡子、黄大凯等人留下接应大部队。不久,何昆率领二支队,杀入西来庵。一路只有零星抵抗,大多数敌人看见红军,立马双手举枪投降。

擒贼先擒王。在王胡子、黄大凯的指引下,何昆冲向团部,进入老侉儿的卧室,人早跑了。何昆掀开被窝,一摸还有余温,便下令四处搜查。

两个红军战士在伙房门外的草堆上,用枪截出了老侉儿。老侉儿举起双手,假装投降求饶,忽然一脚踹开一名红军战士,双手快速出击,卡住了另外一名红军战士的脖子,把他作为挡箭牌,想要逃跑。

黄大凯一眼认出了老侉儿,举枪要打,何昆赶紧按下了他,对老侉儿说:“红军优待俘虏,饶你不死。”

“你说话管事吗?”老侉儿不屑一顾,“请你们的最高长官过来跟俺谈。”

黄大凯说:“真是有眼不识泰山,这就是我们的军长!”

“胡咧咧。”老侉儿以为耳朵听错,“军长能穿成这样上阵?不可能!”

何昆不跟他计较,说:“红军不是军阀部队,干部、党员必须吃苦在先,不讲究吃穿,冲锋在前,撤退在后。”

老侉儿有点江湖味,他说:“要我放了人质可以,但我要跟你单独比比!”为了救下人质,何昆对老侉儿双手一抱:“承蒙指教!你赢了,我放你走。你若输了,无条件投降。”说着,他解下皮带和手枪。老侉儿松开了人质,摇头甩臂,活动筋骨,而后两手一展,向何昆袭来。何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先是一招神龙摆尾,右手向两侧来回一挥,推开老侉儿的鹰爪,又是一招饿虎扑食,砸向老侉儿的胸前,老侉儿应声倒地。

精短小说



姿秀林泉

张晓嘉

独舞的旅程

□明前茶

我是在一群专程拍鸟的摄影师中注意到了徽文。她与大部分魁梧黝黑穿着迷彩服的摄影爱好者不同,身腰轻盈,走起路来笔直,胯骨微微分开,两腿有点外八字。摄影爱好者老许介绍说:“徽文迷这行已经6年了,国内从黑龙江拍到云南,绝对是鹤类和天鹅类拍摄的大咖,早出圈了。你不晓得,人家是高中数学老师,十来岁的时候芭蕾舞就跳得很好,差点被舞蹈学校提前录取。丈夫去世后,她把一腔热诚都融入了拍鹤拍天鹅的爱好中。她现在在一间老年大学担任舞蹈老师,为了把鸟类的美态融入舞蹈中,她保持每秒8张以上的连拍,用超声波自动对焦镜头定格鸟类的动态,回家再细细品味那飞旋、扇翅、俯冲、跳跃的姿态。说实在的,她拍得比我们好,因为,她比我们更有耐心等待。”

听到有人在说自己的故事,徽文抬头,朝我这个方向点头致意。

晚上7点钟,在湿地旁边的农家乐吃过饭,她说起了自己开始拍鸟和重新练舞的机缘——

2013年秋天,女儿去外地上大学了,徽文去了苏北溱湖湿地,打算走走看看。那是她自丈夫生病以来,五年多时间里的第一次出门旅行。之所以选择溱湖,是因为在患病初期,丈夫品尝过溱湖野鸭蛋,对那小巧玲珑的鸭蛋赞不绝口,立誓要等病好后,去溱湖见一见下蛋的野鸭。徽文到达溱湖时,已过了旅游旺季,她雇了一条手摇船,特意交代摇船的大嫂:“别背你那些解说词,也别唱山歌。别惊吓到野鸭,你只管静悄悄摇橹,往野鸭子聚集的芦苇荡里去。”大嫂依言而行,满耳只是风吹芦苇梢头的沙沙声,又听得强壮的螃蟹爬上簖网的声音。在两条水巷的分岔处,忽然,徽文听到前面

抖动翅膀的声音,只见一只黑色水禽,头颈羽毛是带着金属光泽的油绿色,它像醉舞一般在水面上跌宕起落,加速向前蹿动,翅尖扇起无数晶莹的水花。太阳的光线斜射在那些水花上,七彩迷离,犹如梦幻。

这是一只孤单只影的野鸭,性情孤傲,它炫技般的水上欢舞,并非为了捕食,也非为了求偶,更非为了在团队中巩固自己的地位,它也许就是为了生命中的刹那欢娱吧。此时此刻,阳光散发出深秋的绵绵暖意,芦苇的穗头已经开花,透明而泛出银白色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水菱角的香气,起舞的野鸭感受到的自由快适,可能比草原上的骑兵还要多。徽文看得目瞪口呆,连相机也忘了拿出来。摇船大嫂微笑着说:“一看你就不是老道的拍客。专门来拍鸟的人,一上船就架起三脚架,刚才那段难得的奇景,人家已经咔嚓了十几张了。”徽文倒不觉得摇船大嫂批评她,有何唐突,她从大嫂的评说中捕捉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讯息:一,有人专门来拍鸟,以此当作陶冶性情的寄托;二,拍鸟可让人废寝忘食、浑然忘我。

她也可以尝试拍鸟。另外,刚才野鸭子的那段独舞,让她回忆起小时候在少年宫练习舞蹈时,老师给她起的外号“小野鸭”。老师这是形容她的舞姿经常别出心裁,不像别的小天鹅一样优雅端庄,一副学院派的模样,她总是有即兴的表演,像野鸭子一样歪斜着身子,舞姿透出一股俏皮劲儿。咦,这么多年过去了,她才看到了真正的野鸭在水面上起舞的场景,那份自得其乐与意气洋洋,强烈地吸引了多年负重前行的她,让她忽然意识到,她自己身上也有豁达又诙谐的一面。

徽文旅行归来,立刻在舞蹈学校旁

万家灯火

的商店里,定做了自己的足尖鞋。当匠人师傅的软尺缠绕着她的足弓与脚踝时,她心里忽然安泰了——是的,从某种意义上说,她回到了老家,找到了自己的根,找到了自我价值之所在。

重新开始当然是艰难的,重新练开腿、练软度、练习单腿旋转,即使年轻时能转十圈,而如今只能转一圈半,也会练得嗷嗷叫,并且咬了后槽牙。但让人意外的是,舞蹈,尽管是身体上的受虐,却是精神上的释放。她从此不再需要安眠药。如今,除了日常工作,她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两件事情上:拍鸟,教舞。两件事都像是自虐。拍鸟,占满了她的寒暑假,经常要背着干粮饮用水,在野外行进二三十里,为了守候到一缕瑰美的斜光,守候到群鸟划圈归巢的时刻,通常要等上好几个小时;教舞,占满了她的双休日,她要将自己观察白鹭、天鹅、丹顶鹤、孔雀、野鸭们的动态舞姿,所悟到的心得,择其扼要,选其精髓,编入教给学生的舞蹈中。她的学生,最年轻的47岁,最年长的81岁,她们都是不服输的女子,及至年长,依旧身姿挺拔窈窕,步履轻快流畅,她们中的许多人与她一样,失去了伴侣、事业或一度失去了人生动力,而舞蹈,让她们重新站了起来。

每年秋天,迎接新学员的时候,徽文都会讲述自己在溱湖芦苇荡的水巷里,与那只野鸭子相逢的故事。她记得它翅尖上闪烁的油绿色光辉,记得它一路激起的灿烂水花,记得它逍遥自在的神情。它也许在说:在某些人心里,不仅热闹可以滋养人,孤独也是有光辉的。她对自我价值肯定,不来自外界的评判,而是来自一辈子的修养。

那些读过的书,练过的舞,拍过的鸟,都会让她明白:总有一段路,要一个人走。要走得尽可能精彩。

玉兰一瓣

港口的女人们

□汤凯燕

我们从大巴车下来,被扑面而来的腥臭味逼退半步。皱着眉头,憋着气,这是海的味道,大家认了命。我们一个个走下大巴,每个人脖子上都有两条亮红的丝带,丝带下挂着一个吊牌,牌子上三个醒目大字“采风证”。

这是一个港口,远近停泊着许多只大船。船上船下忙碌着,一箱箱海货搬到岸上,人们聚在一起分拣、交涉。有些用三轮车运走,有些装进冷链车。船来了,车走了。车走了,船来了。

我们顾不得海风的腥臭与潮湿,迫不及待拍照,对着船,对着死去的鱼,对着三轮车夫,对着搬运工。地面污浊,小心绕过洼水,避开死鱼死蟹。人们好奇地看我

们,一群衣冠楚楚的人,标志着某种身份的胸牌。没有人对我们的存在表示疑义,他们又转头忙起来。那边高高的轮船上竖着鲜红的旗帜,也挂着晾晒的衣服。

忽然,大家仿佛发现了新大陆,围拢过去。有一群女人,补渔网的女人们。她们坐在矮凳上,个个穿着花棉袄,包着鲜艳的头巾,她们坐在绿色的渔网中,仿佛荡漾在海的波涛里。她们抬头,望见我们,又低下了,手灵活地把弄着绳索。“太好看了,你看这色调,画成油画太精彩了!”我们纷纷赞叹。“把头抬起来呀!”有人喊,“拍照要给钱的。”有位泼辣的回应一句,她眉眼中有着桀骜,那一瞬恰巧被谁抓住了,连连叫好。其他手慢的,叹

着可惜。我们踩着绿色的波涛,在女人中来回走,左侧右侧,前面后面。她们没人抗议,只默默干着活计。

她们仿佛没有年纪的,个个30岁,又个个60岁似的,每一张都是黄褐色,被海风吹熟的脸。两位美女画家寻着某个最佳角度,她们也不年轻了,白生生的面孔在绿网丛中尤其醒目。她们穿着裙子,别着闪闪的发夹,仍然娇俏美丽着。她们与她们靠的是那样近,但又是很远很远的。

我们终于拍累了,拍无聊了,纷纷往回走。我们离去了,她们终于抬起头来,望着我们的背影,她们笑着在说什么,笑得那样灿烂,我听不见她们说什么,也许说的是我们吧。